養吾齋集卷二十五

元　劉將孫　撰

疏跋一

定光寺題經

[illegible]儀旋居在四維中世尊為法轉輪說夫[illegible]刹之大持載[illegible]彼日月兩丸而但推移於一[illegible]十劫東[illegible]況古佛遺跡之所在素為人天法界之共欽此處有相還而梭旋何事不規圜而環合其自

上下三大千內面面相相之金碧又具五千四十八卷部部帙帙之標函此非一手足所成必藉衆善信之力如是希有唯樂欲聞圓滿心不住布施心是名為藏悲願力得大威神力其福如山

題李鶴田所記南郊大略

嘗見益公自述平生所遇今日南郊明日簪花從容屬車間太平縟典身與其事使人想像歆羡前修備福安得生其時從都人後寓目亦不啻足紹陵丁夘初郊乃

百五十年行都第五見而四十年所未有故老垂白有不及睹鶴田既身組珮執其事緋𥜿天光之近人生慶會如此者幾耆年清健筆著詳覈豈獨使後生得知故實且文獻有考於此嗚呼東南之禮既訖羲農之傳俱非往者不可及已而已而

題閣皁山凌雲集

天下名山洞府必有一時名卿大夫騷人墨客感賞題詠以彈壓雲煙發舒泉石使四方千載誦其辭如至其

處然往往從偶然得之非必作意也東坡於廬山乃先自誓不作詩儻非數篇湊偶於不得已豈不有恨哉若山中之人能自模寫則又間見而絶無者況成集耶是又繫於其時將山川之靈與有傳焉未可以尋常遇也江西閣皁山水之外多名賢之賦東南百年又盛自唐以來神仙如伊周昌將相如宋子嵩東京諸公皆有之近世周益公之辭藻朱文公之理學楊誠齋之風節與人交皆不數數獨為閣皁筆墨先後輝映其纏綿傾倒

如此不但以其地則山中人有以取知於諸公者固爾也繇是楊休文被遇於淳祐以羽客客金門侍閒燕賦詩雍容甘泉侍從間如真西山言論風指劉後村江湖宗工皆為知已豈獨他山未有亦軼古人矣此閣阜山之所以重也篠光堂之徒張三省以凌雲集來示慨然曰先祖師山雲惓惓於是也今緒成之願為之序予因著其源委如是夫登金步玉一時之遇也裁雲剪霧百年之方也昔之珪璋特達者既有以開于先矣步亦步

趣亦趣非山中弟子之所當學者乎卷中一卷又閑閑詩也能言者則可以為之徒矣觀者毋但玩之而已有之似之

跋巽齋先生尺牘後

巽齋先生文章節行師表一世而平生謗議極不少此簡報益齋鍾先生者中間益齋寄詩所為感歎悼恨而謗譽生前身後之歎餘生閉門休致之誓勿勿寫心曲感知已無不足以興懷當是弃官請南嶽時前輩往復

未有為無益書問者塵昏半幅益齋閔世惜交之情與歐先生閒遠無求之操可以兩得之矣若易傳箋序固已刻之有年此其初本幾如温公作通鑑草無一字草者後生把玩惟有敬仰此鍾氏家寶也士安之子子孫孫謹藏之

題文山撰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墓誌後

吾廬陵人物名節高於富貴文章多於爵位科目顯融前後相望東西州尤不及而磊磊軒天地者則多有其

人矣劉兖公雖相東京亦有可稱者姑勿論四忠一節歐公生綿州長漢陽應舉開封益公固新鄭僑寄澹庵誠齋二公徒以特恩異數冠西清班忠襄止一倅耳歴玫三百年間生廬陵長廬陵以科目榮廬陵以宰輔稱廬陵以精忠大節重廬陵獨文山信公一人止豈但一代之無二自廬陵來山水之鍾英亦僅在乎此也乃其所以興所以教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實使然文山著之誌可見也觀其琅琅垂絶之音可以訓可以傳則其所

見豈可以尋常測哉古人謂不知其人觀所與況其所自出有關於百年一代之故萬古千古之所不泯者斯誌猶有考也自靖節來東坡之於程晦菴之於祝特不忍其不聞相依以為記固未有晦明絶續之交廢興生死之大山川之光文獻之華若斯之懿者而代興事異迹熄人亡雖存之人心者不可廢而發揚張大如有關也抑斯誌存其不朽者在是矣況公之子孫衆多且才而賢者不乏則不朽者在是矣凡子之所舉於盧陵者

特外物也外物之有無固公之所一笑而猶足以存耶後誌之四十九年至大庚戌九月為曾氏以立題於光澤治邑

題羅静觀惠孺家傳

嗚呼予讀静觀遺事反覆三太息不但悲是公時命之不當材賢之不試人生遇合有不得已同其出處而不能自拔者雖昔賢同此耿耿也温太真謝安石皆不能不為人客中道自它幾以其身殉猶不免温造辛讜轉

側兵間與之終始亦會成功耳他展轉非志愧負名義碌碌不自見者何限靜觀以高科賛大府受知戎帥遂為上客南北之交潔身去之無遺累餘責歸守先墓固不幸以盜沒而榮名迨今談者以為義世之追惜者多惜其同寮貴顯而不得與此復何足少多其去之而無間言與其子孫交往無變於初是則可稱也已嗚呼東南之不競坐靳高侯不建節不遺援襄之故予已已留昭文府見古心公惓惓爭以節度畀高侯使往援爭不

能勝而殿巖者實遺令言之可勝悔哉計靜觀之所以從高侯之所以客賓主間志意何若後有良史當有感於予言而所為自拔而無間者遇良主人也公子至臨示予家傳此誄請叙予之所悲有在於文字所傳之外者矣嗚呼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

題參政蕭正肅公辭摟行使轉官奏

某猶及挼故家文獻嘗見鄉相益國文忠周公日録所載永思陵成諸使推恩叅政正肅公未除二府為尚書

時被命與吳回按山陵事至是以已改除不論賞益公
啟其事玉音曰依例轉兩官可也乃今復得見辭牘允
詒豈非生晚之幸益公家乗散佚已盡而正肅公裔孫
猶能世守為藏寶臧孫為有後矣尚記當時首召王魯
公以母老不欲豫凶事為解實則疑山陵使不可復歸
止用隆祐攢宮例不備五使益公爭不能得則請命正
肅公以參政為禮儀使及發引益公以攝太傅前導監
鎖立宮然四月掩攢而魯公即以五月免去益公繼升

左席正肅公從容辭受各得分願魯公狼跋進退豈必於陵下之役哉獲觀奏削因述舊事亦同時使事本末也橋山弓劍渺其何許稽古禮文之事于是為不足徵矣克翁曲刑甚稱其家護視奎翰謹未嘗以示人獨不鄙以命其故詳記載於後

題聶心遠寫鍾益齋詩卷首

東坡喜寫潁濱閉門十日雪詩以為人間宜有百十本蔡君謨愛蘇子美滄浪亭諸詩為書成卷前輩風流筆墨

遠想淋漓咏嘆君歌我哭豈直以其詩為可傳哉益齋
鍾先生與心遠聶先生素交善晚同郡齋心遠取益齋
詩擇其所甚愛者書若干首曾立齋從而繼之王酉山
又摘其晚藁益齋心遠俱仙去久迺益齋之子士安以
示予俾書其端令之知益齋者第知其典型論議問學
殊未有知其詩此卷諸體畢具妥帖流暢對精而事博
小絶簡遠穠麗彼自詭詩名者當汗僵却走樂府禽言
尤婉轉激痛昔白樂天寫其詩寄唐衢生云與君為哭

詞心遠每酒酣哀歌悲壯墮淚其于茲作有感多矣追洛下其已遠想叔敖兮如生把玩再三俛仰出涕

題曾霖巖先生詩後

霖巖慷慨事功不以詩為意而情性所發愈見其真如長興等篇雜之唐詩不辨暮雨新晴一聯自然未經人道上冡篇情事藹然燕山數語可見其為人嗟乎此信公外弟也宜其不凡

題吳閑閑詩卷

東坡嘗賦詩羨無為子以王事而得山水之樂今閑閑真人閣阜降香為山中賦咏寫成卷以付葆光張省吾又非無為子可得而幾也筆光墨潤飛動毫楮詩辭秀麗瀟洒兼有天人之福文章技道有本有原所以教省吾者無不可以三隅反也把玩爽然

題李鶴田自叙永感先兆

天地間惟情事至痛古今惟孝感獨奇自鄭子産奉使道中心痛亟問而知親病三千年間如子産比者寥寥

聞見今又於鶴田所紀永感先兆益信不誣嗚呼昔人謂讀令伯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彼特虛言數語而猶感於人聞若是況事實情詞可為興哀驚痛也哉孰不事親觀於此而後知所以未能乎子也後之傳孝者當有取焉令伯不得專美於當年矣

題曹録事父郎中陳言本末後

自古英君興辟雲雷初造則必有非常之士忼慨草野一言而足以移悟上心以論議與功業俱高寫之史冊

僅存其名氏大畧亦自赫赫千載如董三老遮說婁奉
春脫輓鄧禹房喬杖策軍門所規摹注措必非老生常
談薄物細故所能聳動九天之上百世之下者若都俞
吁咈賡歌喜起直太平廊廟雍容禮樂間意豈如相從
于風馳雨沐之交爭辨于矢激電掃之下便於民必有
所不便於左右匆匆馬上其心有甚苦其事有甚未易
合者哉此其次第感變有在於精神意氣之交而言論
利害直其遝耳古之所謂不朽所謂其言立者端在此

也不必傳之紙上喧于衆口而名聲昭於時膏澤下於民丈夫逢時遇主宜若此矣彼連章絫牘豈不存迺不足存雖論諫丹青而考之行事往往枘鑿特以為來世搤腕談說之資立言之初心豈願其止此哉故余于耕道曹侯之先公郎中之所遇有感於興王之運志士仁人之用心也嗚呼論事難三代而下又難為英主計慮又難若興王之初愈難也非其志勇傑特俯仰開闔回天動日安能使前席擊節舍其併起之親暱舉國以聽

匹士之論哉或者猶惜公所陳二十四事其二十三事稱旨于和林而不知其何說抑自玆以始禮法制度日新月盛欲知其創始者觀所顯飾者可知則孰非當日之意孰非一言之賜啟我後來自中令玉泉公以為仁人之言則其事可覩已元臣碩輔獎予之如此則其言必其所難而執政之議有待此而決者矣盛哉此非主父賓王輩區區投合更改瑣碎一時之律令比也惜也位不滿其材使其及左右帷幄胷中經濟之蘊豈二十三

事而止乎曹侯以聞人懿子厲志承家實賛言如拱壁企先美如不及淹下僚而有可大之譽仕郡縣而著特立之能昔漢李孟節盛德之報在乎其子固唐魏玄成直諫之風繼於其孫䒱天之于是宗也而既厚之以是似矣其所以顯其先昌其方來者天道其不信耶有子有臣請觀之他日

貫節菴母杜夫人弟右司招䰟墓誌䟦

臺均赴託江流家國毀敗介推入山不返母子併命人

誰不死之二人者徒以其死而無所於哀故南之吊湘
北之禁火皆以變其國俗又千年而哀思之如新此豈
非一人之事而一家之故哉皋繇庭堅之祀有不及焉
者矣嗚呼猿鶴蟲沙之化意之之辭也蹈東海而死耳
激之之言也孰知後仲連千五百十又五年而扶胥之
外崖石之下天崩路斷鼇播陸沉仙聖運盡於是西州
賈氏之死與六十年前西和之節祖孫相望縣闕西極
海南幾於與世變相終始而母先子後杜夫人之骨亦

不復可歸此節庵廣文君之所為招魂而葬而誌以示諸方來猶恤恤乎其不忘也嗚呼君臣綱常之大義食其禄死其難分之所不容已也母子人生之至情安與東西邂逅不幸顧之所不及而無柰何者也太夫人感年共姜之誓歳晩滂母之心萬里漂揺江窮海盡留一子中道就室以共祀獨隨右司鯨波之上心亦知其去之何所可入入之何所可為而晩晩因依頋餘年無幾不顧茍辟此其志誼殆於捐赴而豈皃婦人之倫哉當

東南戚時權奸庶孽生崇爵死美謚兩宮屈意百辟降班榮哀終始乃使小兒授斗王母折勝河流之西無東海山之奔并盡斯母斯子以白頭寸禄青雲詄蕩淪踣無餘向微一縷之寄猶有伯氏其感慨泯没可勝痛哉余客授南歙實與節庵為代聞歙之人士猶能言太夫人之所以教如蘇母之許子瞻右司君之所行事真賈季之有怒虎節庵此石不溢辭不借寵不謬於耳目之逺以炫世況著節暴白非死生異真偽半者反覆幽刻

俯仰感念不知涕之如綆也嗚呼節庵吾知君隱痛而不能盡言者抑長陵抔土之悲寒食麥飯之恨秋風無樹淚墮金銅太夫人既有美子而節菴孫子又未有艾右司君有長公以爲之託有猶子以爲之子競爽方興天之於是宗也寧無意哉亦可以不憾矣後此誌石之十三年大德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廬陵劉將孫書

題曾同父文後

同父復觀之子少好讀書爲文嘗以所業詣劉將孫將

孫題之曰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為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為時文碑銘叙題贊箴頌為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為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為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韓顏子論蘇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蘇之進論進策終身筆力莫汪洋奇變於此識者可以悟矣每見皇甫湜樊宗師尹

師魯穆伯長諸家之作寧無奇字妙語幽情苦思所為不得與大家作者並時文有不及焉故也時文起伏高下先後變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約方暢而澁可引而信之者乃隱而不發不必舒而長之者乃推之而極若究極而論亦本無所謂古文雖退之政未免時文耳由此言之必有悟於文之趣而後能不以愚言為疑也吾友曾觀復之子同父自予汀歸時以儷語為贄予奭然異之既以乙集請時文雜著俱有焉其詞賦妥帖而精

神諸論春容而理致科廢三十年前輩之澁欲無後進之宕不省求如同父難也故以之為它作無不如意予深為期於它日也故舉時文古文之相似槩於予心者以語之老泉自寫其悟於文者自孟荀遷固以及於孫吳申韓無非所取以為資者回視柳子厚舉詩書易禮春秋未嘗不同而但覺老泉語深遠有味文字悟入各有取而淺深高下政復如谷簾水品不可易予言未必同之所以同而亦世俗之所謂俗也勗哉同父好為之

吾固付子以二百年矣

養吾齋集卷二十六　　元　劉將孫　撰

題跋二

題皁陵御書二十八將論

皁陵規恢之志豈不欲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内禪前日月宰執奏葛王死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機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知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

而帝亦老且倦勤矣豈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
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叅政正肅公者記在國
史深宮機暇至取范曄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
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洛依然再見青蓋
反覆想像霄涕奈何寶祐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為
正肅公之元孫克翁題其後如此云

題阜陵御筆後

宸奎灑然異代如新想像廟朝之上威鳳祥麟備物典

東坡賦張氏萬卷堂有老人叩闕語或謂張氏實有龍化老人之事是龍也亦戀戀此書何哉廣微天人師書此詩予閣皁祿光之徒張省吾期之甚遠又當家事也騎鯨汗漫此筆不可復得省吾方盛年有志休文美躅勉旃哉而此卷當為佳話

題陳文二相翰墨

嗚呼宋三百年有天下尚儒右文士奮身白屋掇巍科十年可至輔相追爵三世公師極品孩孺京官即日可

麾節其間植立為公論所主雖九重常屈意用之榮名福禄前代所未有也一朝世壞武將望風崩角去亦惟是一二魁彥流落顛沛不跲不移疾風勁草以身殉之微二公豈不負科目哉蓋寶祐丙辰廬陵文公第一景定壬戌永嘉陳公第二陳死海外手澤亦絕此文公書乃丁夘答汪靜山者靜山名會龍登戊辰第陳公書乃答文公庚午自寧國名為軍器監者二公所往復又可貴也古稱一代百年要百年直幾何耳若二公者千年文

獻之訖運又不獨為一代重也來者寶之亦必有感發於予言云陳公字與權號靜觀人物纖白溫雅所立乃屹然於吾先君子須溪先生為同年往同朝予猶及識之

題盧明甫藏澹庵帖後

予讀澹庵先生胡忠簡公吳綾所書問疑以與安成讀易翁盧子明甫者蓋反復把玩三太息澹庵博貫奇聞凡用字若事類非耳目所近猶記公為安成某氏作紹

堂記中引禾絹平闕思之茫然莫喻其自出後十數年讀南史宋書方知禾絹如稱六飛鑾輅此所以平闕也公於書豈有所不盡於義豈有所不詳哉其不知者誠不可知也然以從官之貴侯封之尊七八十之耆年方取綾為紙曲折天問廣騷著辭回合古雅楷書精整體兼隸古下問於山之西士且有教之誨之之語如承學折衷於師資豈惟得此於公者可知其學知其賢而觀公之施此於人者亦豈不可悼悔歎恨敬仰其不可及

也哉今世黄口小兒醯鷄井蛙之不足挾筴隨康成車後即哆然自畫豈復知學問之道文獻之徵哉然讀易此時必有所答啟棘賓商之義晦庵至宛轉誠齋以諂於益公而亦無所定也惜哉倘有答詞朱氏天問無未詳者矣此問所疑多後來朱氏以為未詳者而讀易且泯泯不著見於世思牛思黯以答樂句顯近世如湯進之以對生人婦蔣子禮以對詑姓息皆遇合至相位彼所知直何等淺淺耳豈知深山皓首窮經博古師友講

切如讀易者良可感也讀易之裔孫震遠得此帖於漂
水冦掠輾轉亂喪之餘又能記益公跋語于後帖次兼
有誠齋戊申所題可謂二妙益公書樓百尺已再易主
澹庵二尚書府頃刻煨燼誠齋故里丘墟御書至以塞
圂竇而讀易乃有孫能營復收此帖傳世譜載方來使
人復知稱讀易能致澹庵問所不知如此視三老家不
已優耶嗟夫天道故不可知也凡予於題是帖也反復
三太息者如此後益公題之九十又八年為大德第九

年六月七日

題益公帖

右益公前三帖皆與胡季懷者後乃在宰路家書與尚氏甥者季懷澹庵公凡子與益公定交於庚午秋試其時澹庵尚未離海上也子柔益公弟名必剛沒於公入棺時三帖皆公少年字故姿媚明麗令得公墨蹟者特後家書字耳未有如此之精俊者尤可寶也季懷名維寧其卒也澹庵為之誌載所與益公哀詩七言和篇兩

以為為臣死忠古今通義故閭閻兵革鞠躬盡力百折而不悔天命不時卒以喪敗家國俱弊謂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濟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詞決命乃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志以此雖刀鋸在前故應含笑入地耳母喪歸葬已戒仲氏不肖孤不能躬畢大事負此悲痛天地鬼神諒昭鑒之八哥來伏諗

辭以欺則罪之大者托身幕底政自不能不爾
某初未來先生亦藏一削以相待某至之日即推以
與面前欲得者某於老先生如此則執事必察其真
矣當塗亦非久居老先生進退何如必返我屠羊尚
能接斯文秋浦之上出歷子相示一笑
某自來不以身事語人獨行其意竊承慷慨之誼故
不吝情傾倒滿紙猶不可盡平生作書未嘗爾亦乞
置之勿復道薄俗多怪恐啟好事既已不及於造化

而益之以衆人之議論則殆非初意所以相愛者來書在襟袖無誰見第略為老先生誦髙誼之槩同一感激此亦一段佳致彼此藏之為善等祈台亮某皇恐頓首拜又申

此三帖皆可使人想像興起不知菊澗何自得此佳實於是巽齋先生德人誠盡之佳致先君子獨立邁往之髙風丞相信公磊落特達之偉度皆可以見矣先君子平生未嘗受人舉削在江東漕幕為古心公强起適故

人黃敬軒鏞繇二史以右撰持江東倉節來固未始交書也一日敬軒書來曰某來江東舉一路宜薦者孰有逾於執事固知不易為人屈亦何敢扳援稱舉主特含執事何以為我槭空削以至惟所以命先君子致書返之此當時內幅也此事他無知者忽見之流落許竟莫曉其故先君子平生立身行已未嘗以自耀如辭舉皆不以語人何意四十年後此紙又自莆田至廬陵則亦可以有感也前巽齋帖乃與故潭東西氏巽齋為古潭

而連蹇出諸公後甚矣古心雖位二府極元宰而彌縫
敝家於權駔顛倒折裂中浩然不得遂於意故此叙之
起伏景景匪獨西林之文之得此乃其中之感慨者彼
此交有所觸也它日銘西林有乾坤無氣喪此英物庸
夫抵掌重我膺拂語三復之餘西林高抗絕俗之韻古
心浩蕩憐才之心千載之下懷才不遇者尚可悽然而
自慰也某自垂髫即侍昭文公筆墨每憶公伸紙行筆
閒精神忽見此序如見當日公雖不以書為意而筆閒

有横風疾雨之勢要非儒兒墨奴弄姿為媚者是本又先君子須溪先生丁卯訪公芝山之下為西林請奉之以歸以致之西林者後西林守潮先君子書中猶及此序誦再見古心重舉解歛語意西林家久落何書字不毀而此序歸之周氏乃得所託信如有物護持也雪堂清致雅尚故飾而藏之乃區區者得叙始末於此亦若不偶然者又何幸也

題先君子墨迹後

斜川嘗歎收坡詩及字者多僞其言坡存時已爾且謂吾家乃無藏帖予昔者編坡集嘗舉此以證去取今於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身後益信叔黨之言之確也此卷六帖無不真且皆得意之筆先君子平生不喜用新筆取秃頴以供揮灑酒酣或漫使三錢羊毫者以為戲硯不喜端歙每謂發墨何必某品安成永新間自有佳者墨不擇今古謂松烟不滯筆更明滑如意此皆未易為俗人言也米元章字至紹興間盛行真贋莫辨故當

時必使元暉鑒定令秘閣傳本往往有此題字俛仰今昔何莫不然此為吾壻曽以立所藏寶之傳之毋為有力者奪去

題先君子三祖信心銘遺墨

往玉笥山中人求先君子三祖信心銘盖久乃為之書風日佳時弄筆成興又值頴輩如意無疇應間斷始克至此亦良難矣當時得者亦稽首珍重誓傳之以為寶乃從湘中宛轉來請題是其流落不可知者如方之内

兵火散道塗雲巖之鄉又婁水漂沒平生游從諸老自廬山公以至後村後林往復不知幾鉅束壹不復可得亦悵然付無可奈何已矣一日正則入城首見語吾近有奇遇偶從山立弟書閣上得一束書風雨雀鼠之餘如不盡蠹壞發而視之皆廬山公書札也凡數十通自漕洪以至歸湘前後書問皆有焉壯老欣戚吏牘親題横斜疎密歴歴平生而古崖戸部用周監丞亦數緘其間吾得之驚喜殆若有護持為詩友佳話者同門欲盡

子為我識其後以待裴潢以示吾子孫使知前聞人某反覆把玩與正則相對不知潛然者之承睫也古心公平生賓客何限獨不忘吾廬陵自謂若有緣者其初則侯山黄公繼而雲巖與巽齋歐陽公巽齋生戊辰小雲巖一歲當時已新第獨雲巖白首賓客先子又最後登門承異盼雲巖於先祖好也先子以執友事雲巖愛正則凡弟如家人若雲巖之所以敬於古心公而公之施於雲巖者於是數十書者可以觀矣豈但師友賓主文

康此其離道州時所為九嶷山舜廟碑也復有摘其語怒穆陵最後從史岩之沿江叅議軍事會白鹿矶入相甚沿江争功弁按前飛語罪謫封州乙丑以紹陵登極赦移袁州猶記出歸廬陵首訪先子獨手書謁狀叩門曰吾不謁第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謝之首以是碑刻本為餉乃程滄州隸甚精麗玉淵自誦帝車下來下四語云寫至此牕外如有物復語先子云作文須在韓柳歐蘇頭上行嗟夫其筆墨意氣槩可想見也此藁亦屢易

致詩獄玉淵借古以風今辭嚴而誼迫先輩不撓之節
穆陵大度之仁過昔遠甚士安傳此于方來豈但文章
翰墨之佳話而已哉

題山雲字後

先君子為宋益翁作山雲二字神彩活動又申之以八
言離合感慨含思何極汝成何事如此而還千古人物
時命差池窮哀屈悼盡在裏許前輩舉晦庵松詩有未
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蓋為龔實之叅政作

也如此八字更覺慷慨期望有用不盡其才之歎而無淺待之之心後有觀者亦可以一悵然也益翁藏之既久間以見示俾紀其後反覆把玩有觸於中輒私誦之如此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廿有四日某謹書

題先君子與南岡往還帖後

先君子平生揮洒流落在三千大千間如此何限此亦所謂泰山毫芒者門生兒子口占牘授又皆有焉惟泉如昨泉無盡說亦無盡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尚須一日聽泉山中重為師作牛腰大軸

題跋御容後

嘗於三山見開元寺所奉列聖御容與世所藏昌陵本皆不同此卷前第一像或以為宣祖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未必奇怪乃爾且與方面大耳語異傳疑傳信要亦皆可傳也橋山芳草原廟凄煙此本政復不多見我見每再拜重是古帝魂誦少陵此語展卷起立

題霜月畫八君子 原注趙韓王以下及王荆公

諸君子㦸㦸如天人千古歸重半山文學行義豈其有所不及推論經綸開濟之初心上規孔孟亦何意參差遺憾置鴈行猶有所不足耶嗚呼此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功名之際豈不各有時哉

九歌圖

文公哀慶元公論之不明悲餘子㕩㕩之所遇為離騷傳註以寄其意此圖題于乙夘又在未作傳前方黨論之殷先生嘗草䟽欲極陳之門人交諫不能止蔡西山

之為圖比次公豈但什倍山川人物每相藉為風聲雲煙九曲方之外者稱之二十年而為雲谷之遯下視於仙聖又百年而與天禄齊高上直於奎躔豈不各有時哉

題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殺虎圖

令人視史傳所載奇事類驚歎疑怪謂後世不復有若濱州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手刃殺虎奪夫餘命豈非奇婦人事又奇近在耳目可傳布留圖畫者哉平當戍棣

陽胡偕二子從之行道遇虎拽平一臂去胡奮逐隨之十數步持得虎足與虎爭回呼小兒取刃刃刺虎立死平得脫臂骨已糜潰又三日迺死帥府壯之上之省蠲其戶不賦征唐傳記有懷州張俊漳浦勤自勵二人皆以虎銜其妻去忿而往刺殺虎返其妻屍以為義烈奇絕彼男子也然皆藏伏隱密伺虎隙擊射之未有匹婦徒手倉猝無旁援且行且呼刃與虎取急爭命於十步之內殞之如孤豚鳴呼又前古之所未聞也豈直其感

慨憤激油然增倫紀之重而已抑傳之方來有可戒有可勸是虎也非其戀戀於一人之食口之不置見所可食而不見逐者亦何至斃於婦人之手夫貪得以忘身雖鷙如虎且不免是可戒也凡人遇患難輙望風沮喪不自振薾然一嫗攘袂而起賁育乃不能支則凡不幸而有急無不可以死中求生是可勸也昔人有言何物女子乃爾勇健耶讀徐太常公所賦反覆想像久之

題趙平遠畫石

自大小坡竹石來别有一等趣味非畫手之謂也元章以潑墨作山水亦得於此平逺相門雅尚多能多藝作此木石淡而愈淡而清潤自然吾先子題此亦得意語也他題有贋此晚年筆意清勁鮮能得之延祐乙夘三月丙寅將孫鑒定如此

題江浙省掾王裕之山居圖後

前脩為菜言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民生不可一日使有此色相傳以為徽言予放之而為山居言曰

用人者不可使居者專此樂而不欲出用於世者雖在廊廟不可忘此趣而不知返裕之為斯圖也志則有在矣覽者或憮然於予言

題龍頭

十年前戲題此卷傚陳公字體再見如昨而諸賢筆墨交映晝烏得不重哉舜卿乃老所族姪所傳筆法字宗歐公每作小楷姿媚與吾家來往最密此予所以傚其體也猶憶舜卿平園醉中作髯君壁間稍奇偉時龔竹

乾隆御覽之寶

卿在旁書贊云知之者以為造物之神奇不知者以為文字之墨汁龔字學于湖淋漓明麗頗相稱自謂得意先子笑云正是倒了何不云不知者以為造物之神奇知之者以為文字之墨汁二公頓足稱服因舜咨再以此卷請題為舉此話以為賢於龍下添注脚也